

任文祥 著

訪古漫記

花山文艺出版社

访古漫记

任 又 祥 著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游记集。因作者喜游他人未游之地，访他人未访之古，写他人未写之文，故此书取材新颖，别开生面。试问：

仓颉陵庙在何地？罗敷故乡在何方？毛遂坟墓何处寻？曹操疑冢哪里访？女娲在何处炼石补天？武大郎、潘金莲的后世乡邻对他二人评价如何？等等。

这一切，一般读者是回答不上来的，更别说自身造访了。那么，读此书就等于躺在床上“神游”这些地方，饱览许多名胜古迹。

本书不只写山河之美，更着眼于历史和人生。在描绘胜景时，夹叙夹议，辨善恶、论兴亡，读后不仅能增强爱国之情，又能提高作人的道德情操，有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

本书的语言文字，简洁明快，潇洒流畅，娓娓而谈，时有幽默诙谐之笔，读之情趣盎然。

访 古 漫 记

任文祥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南宮县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6.375印张 2插页 135,000字
印数：1—3,8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222 定价：0.75元

D1371/06

《访古漫记》目录

何处罗敷家·····	1
巍巍荆轲塔·····	6
女娲炼石补天处·····	13
仓颉庙游记·····	17
黄粱梦与黄粱诗·····	23
登丛台·····	29
寻访毛遂墓·····	33
秦始皇的死地——沙丘·····	38
登铜雀台·····	43
西陵幽情·····	49
读《金瓶梅》游清河县·····	55
酒务楼游记·····	62
张果老山游记·····	66
曹操七十二疑冢·····	72
平原君墓·····	76
赵州名画何处寻·····	81
宋徽宗五礼碑·····	85
双义塔小记·····	89
响堂石窟听响声·····	95

兰陵王碑	99
岳飞庙抒怀	102
访狄仁杰碑	108
谒廉颇墓	111
访温明殿遗址	115
神头扁鹊庙	119
《赵氏孤儿》与赵孤庄	125
西门豹祠	130
潞源游记	135
宋璟碑	139
闲话赵州桥	144
豫让桥头风萧萧	149
苍岩山游记	153
柏乡访牡丹	161
藁相如故里行	165
磁县贺兰山	171
泰山游记	175

何处罗敷家

隆冬腊月，凛冽的北风，嗖嗖地刮着。我独自一人骑上自行车驶出邯郸城，去城西北寻访罗敷的故乡。

尽管我头戴风帽，项缠围巾，可脸颊还是冻得生疼，耳朵也冻麻木了。但我却游兴勃勃，顶风前进。

我对罗敷为什么有这样大的热情呢？我读过不少有关秦罗敷的诗歌，我爱她的美丽，更爱她的人品。她是古代一株奇葩。她的碧叶红花直伸向天庭，她的芳香飘溢九州。她是我国女性美的标本，贤良女的象征。当年，她翩翩起舞，倾倒赵国；嫣然一笑，醉迷邯郸。此刻，我游访她的故乡，追慕她的品貌，是件很惬意的事。

罗敷这个人物，史书不见记载，也许只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人物。但是她的出现，对后世的生活和文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在赞颂他们理想的女性时，常常借用她的名字，据说是她首创了《陌上桑》歌曲，从此，《陌上桑》也成为了一种流行歌体。汉乐府《陌上桑》可能就是既借其名又借其歌体而创作的名篇：“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另一首乐府名篇《孔雀东南飞》，也提到一名罗敷：“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到了唐代，李白也做了一首《陌上桑》，诗

中说：“妾本秦罗敷，玉颜艳名都。”对于这位对后代发生了这么大影响的民间美女和诗人的故乡，怎么能不一游为快呢！

但是罗敷的故乡在哪里呢？我在本文标题中使用了“何处”二字，是因为如今的邯郸人，也不知罗敷是赵国同乡了。我早先也不知罗敷是哪里人，后来偶读崔豹《古今注》，才知道罗敷是邯郸人。崔注说：“《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焉。罗敷巧弹箏，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赵王乃止。”可是崔豹也没有说罗敷是邯郸哪个村里的人。我在邯郸，问谁谁不知，而我却有查访罗敷故乡的浓厚兴趣。

我查阅《嘉靖广平府志》，此书记载邯郸事迹颇详，但全书未提罗敷一字。日本侵占时期编的《邯郸县志》，一向不为人们所重视，可是出乎我的意料，它却提到了罗敷的事迹：“罗敷潭在城西北二十里，唐李白有游潭诗。今由其诗相见其地，惟今所称龙池者极相类，池在龙兴寺西……相传罗敷浣衣处也，亦说罗敷死难所也——罗敷为赵王所逼，投潭而死。”这里也没有说罗敷是哪个村庄人。但它说城西有个龙兴寺，寺边有个罗敷潭，这给我查访罗敷故乡提供了重要线索。

我登着自行车继续前进，丘岭小路，由低向高，我迂回曲折，奋力向前。过丛中，到三陵，经曹庄，拐高峒，我跑了十几个村庄，行程一百多里，终于找到了罗敷的故乡

——邯郸县姜窑村。

这时，太阳高挂南天，向大地射下温和的光。我的脸上冒出热气，我的心里充满希望。村边一群女青年正在用干草沤肥和背坯烧砖。如今党的政策，也象阳光那样温暖了亿万农民的心。这个村的社员正在为四化贡献力量。女青年们穿着红花棉袄，脸色红润美丽，笑眼盈盈，我心里说：“莫非这里的水土适宜出产美人？美人罗敷的故乡，今天的女青年也很俊美啊！”

村上一位民办教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向我介绍了不少情况。这个村子居住着几百户人家，位于紫山东麓的丘岭地带，村里村外到处是山石和沟壑。解放前，这个村子里有好几个水泉，池塘片片，泉水喷涌，汇流成河，是为输元河的发源地。当年站在村头放眼一望，西边青山隐隐，东边细流汇川，柳暗花明，黄莺歌唱，颇有江南水乡的特色。“文化大革命”前，这里还有一眼清泉，“文革”中，放炮开凿水源，把聋子治成哑巴，原有的泉水也干涸了。

别看这是个丘岭小村，自古以来，文化比较发达。村北有个龙兴寺，祭祀佛家；村西有个老君庙，供奉道家。两个寺庙，建造雄伟、富丽堂皇。特别是龙兴寺，塑像生动，壁画优美，是这一带文化艺术的珍宝。这个村子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也许可以追溯到美人罗敷那里，她会做诗和唱歌呀。可惜，“文化大革命”摧残了文化，使这两座寺庙夷为平地。但是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割不断的，直到现在，这个村子的群众还是很重视文化学习，教育程度比邻村都高，文化人不断出现。

那位热心的民办教师带领我去游罗敷潭。出村往西，有一条深深的狭谷。沿谷西上，走到狭谷的尽头，有一个石底石壁的天然大池。池呈锅底形，占地约有一亩。每到夏季，池内碧水清澈，岸上野花飘香——这就是罗敷潭。

李白曾写过一首《春游罗敷潭》诗，原诗是：

行歌入谷口，
路尽无人跻，
攀崖度绝壑，
弄水寻回溪。
云从石上起，
客到花间迷，
淹留未尽兴，
日落群峰西。

玩味最后两句诗，李白在这里留连很久，而游兴不减，只恨日落西山，暮霭下降，才不得不离开。从这里可以看出，李白对罗敷怀有深深的追慕之情。

据《李太白年谱》载，天宝初年，李白曾云游邯郸，并写下《登邯郸洪波台置酒观发兵》一诗。《元和郡县志》说，洪波台也在邯郸城西北，距罗敷潭近在咫尺，李白这首游潭诗，大约也是那时写的吧。

罗敷被赵王威逼跳潭自杀的故事，村上人人知道。有位当年龙兴寺的老和尚，讲起罗敷来头头是道，绘形绘声。他们都对这位贞洁的美人怀着敬仰之情。村民们用石料时，宁

肯多跑几里路，也不肯开挖罗敷潭那又平又光的石头；夏天，小伙子们甘愿跑远路去洗澡，不肯在罗敷潭游泳。总之，谁也不肯玷污罗敷潭，在村民的心目中，这是一块小小的圣地，罗敷就是他们心中的圣母和观世音。

巍巍荆轲塔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虽然只是短短两句诗，却是千古绝唱。这样的诗句，别说一般诗人写不出，就是诗祖、诗圣、诗仙、诗鬼^①也写不出来。它是用泪、用血、用生命写成的。这两句诗包含的内容，惊天地、动神鬼，悲壮极了。我每次吟诵这两句诗，总是激情满怀，感慨不已。就是这两句诗促使我不远千里来到易水河边，追怀两千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壮烈场景，恸哭那顶天立地的英雄荆轲。

从北京沿京广线南行一百多华里，到达高碑店车站，由这儿换乘公共汽车，西行九十华里就到易县城了。这儿三面环山，易水东流，我不禁赞叹这是个好地方。怪不得战国时燕国在这儿建都，清王朝又把皇陵修造在这里。

这里山水雄浑，大地苍凉。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上孕育出的高侠义士，车载斗量，不可胜记，荆轲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① 论者曾把屈原、杜甫、李白、李贺分称诗祖、诗圣、诗仙、诗鬼。

从易县城往东南方向走二十多华里，就到燕下故都遗址了。可惜时隔千年，苍桑巨变，燕国旧都早已湮没地下，只有黄金台旧址尚有迹可寻。这是一座黄色高台，但不是黄金而是黄土了。

一见土台，我不由得想起那位燕昭王来。他敬士如宾，爱才如渴。曹孟德建铜雀台为了个人游乐，汉武帝造黄金台为藏娇妾，而这位燕王却筑造黄金台，求贤拜将，从此留下“礼下贤士”的美名。燕王啊，如我和你同生一世，我一定上台受你一拜，从而为燕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的赵国同乡乐毅不就是这样做了吗。

离开燕下旧址南行不远，就是著名的易水河。这儿还有荆轲渡口呢，大约荆轲就是从这儿离开燕国入秦行刺的吧？我来游时正是晚秋，黄叶纷飞，易水寒峭。我站在河边遐想，两千多年前发生在这儿的悲壮故事，立刻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那时，秦始皇象个巨大而又凶残的幽灵，用他的血口毒牙，已吞噬了五国，他的尖齿利爪即将伸到易水河边。这时，那位筑黄金台的燕王后裔——燕太子丹，就用他祖宗招贤纳士的办法，向燕国的英雄义士磕头膜拜，泪洒如雨，求他们斩杀猛兽，拯救国家。这时，义士荆轲挺身而出，要冒死赴咸阳刺杀秦王。这使燕丹心神稍安，感激不尽，于是他举行隆重的仪式送荆轲西入虎穴。你看这个场面多么感人：

临发之日，太子丹与相厚宾客知其事者，俱白衣素冠。送至易水之上……酒行数巡，高渐离击

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歌曰：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声甚哀惨，宾客及随从之人，无不涕泣，有如临丧。荆轲仰面呵气，直冲霄汉，化为白虹一道，贯于日中，见者惊异。轲复慷慨为羽声歌曰：

探虎穴兮入蛟宫，
仰天嘘气兮成白虹！

其声激烈雄壮，众莫不瞋目奋励，有如临敌。于是太子丹复引卮酒，跪于进轲。轲一吸而尽，率舞阳之臂，腾跃上车，催鞭疾驰，竟不回顾。太子丹登高阜以望之，不见而止，凄然如有所失，带泪而返。

这个场面太感动人了。我抄完此段引文，不禁怆然涕下。

这里的荆轲真有英雄气概，他怒发冲冠，对天长啸，竟能呵气成虹！这虽然是夸张之词，可我往前走不多远，就来到白虹村，这当是从荆轲“呵气成虹”的故事附会而得名的。村子很大，绿树下片片房屋，还有个小小的市场，是公社所在地。可见当地人民还是赞赏荆轲呵虹之说的，并以此做村名感到自豪。

渡过易水河，我去游访荆轲山和荆轲塔。这要走二十多华里路程。我在路上忽然想起，荆轲在刺秦王的准备工作中，曾做过一件使人略感不快的事情：秦将樊于期因反叛秦

始皇失败而逃亡燕国，秦王出黄金千斤买樊于期的头，荆轲为骗取秦始皇的信任，竟要樊于期献出人头，以借向秦王献樊头之机刺杀秦王。《史记》虽然写明樊于期为报秦王杀他全家之仇，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毅然自杀。但这件事总令人感到不舒服。可是易县一家店主给我讲的民间传说故事，洗掉了荆轲身上这个污点。他说荆轲为取得秦王信任，杀了自己的妻和子，又断自己一臂，他向秦王说因谋杀燕王不成身遭残害，他是来投秦国报燕丹杀妻断臂之仇的。这样，秦王对他失去了警惕。这个传说虽不足信，但仔细想来，也不无几分道理，这使太史公《荆轲传》上的疏漏之处也弥补了：《荆轲传》一开始就写荆轲“好击剑”，还与当时著名猛士盖聂论剑，可见他是有较高的剑术的。既然如此，为何手持匕首，面对秦王，又扯住了秦王的衣襟，匕首上还染着毒药见血立死，而他居然不能伤害秦王一根毫毛？还有，荆轲既为正使，是刺杀秦王的主角，当面见秦王时，荆轲为何不亲手献刀剑的地图，而让胆小如鼠的副使秦舞阳献图，以致秦武阳临事惊慌手颤，被秦王看出破绽，造成刺杀失败，遗恨千古？可见荆轲断臂入秦，无力击杀秦王，也是有可能的。总之，不管是司马迁所写，还是民间所传，荆轲都不失为一位英雄。

我走进一个村庄，问一个正在用轱辘打水的男子：“荆轲山在哪儿呀？”

他看我一眼，回答：“这儿就是荆轲山。”

我有些纳闷：“这儿明明是绿树和房屋，哪儿有山呢？”我满怀疑惑，朝前走了。

大约走了二里路，我又穿过一片树木房舍，问一位牵牛老人，荆轲山在何处。他也顺口回答：“我们这儿就是荆轲山。”这真叫我感到奇怪，这儿连块巨石也没有，哪来的荆轲山呢？经过细问才知道，这方圆数里的村舍统称荆轲山村。荆轲是一位英雄，受到这一带人民普遍敬仰，因此，他们都愿意把自己的家乡同荆轲连在一起。

真正的荆轲山还在村西边。山坡上矗立着荆轲塔。也许是因为塔太高了，倒显得山势低平。我来到塔下举头仰望，塔尖仿佛钻入云端，塔身呈八角形，壮大雄伟。塔的基座上方，精砌一朵多瓣莲花，十三层高塔就座落在这朵莲花上。真是巧夺天工，别致美观。可惜离地三尺高的塔基砖石，大量脱落，使塔基残破不堪。而这并非年久风化所致，好像是人工刨挖造成的。我想大约是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文革”英雄们曾要刨倒这座高塔。但是，“鸟巢倾复，岂有完卵”，只因他们怕葬埋塔下，才没有刨倒。

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猜想。一位在塔旁翻地的老乡告诉我，“文革”时，从北京开来九辆大轿车，停在塔下，从车里跳出数百名男女，在这儿开批判荆轲大会。他们挥动拳头狂叫：“打倒亡命徒荆轲！”

这真是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暴虐者被说成圣君，爱国义士却被诬为“历史小丑”。但史书还在，司马迁曾用赞颂的笔为荆轲立传，并在传后赞语中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太史公不以成败论英雄。他是说荆轲虽然刺秦不成，他仍是名不虚传的英雄。至于当地人民，则用命名“荆轲山”、“荆轲

村”、“荆轲渡口”、“荆轲塔”来纪念他。

还是那位刨地农民告诉我：尚古遗风，每年清明节前后，当地人民就象城市建造高大烟囱时搭起高架那样，在荆轲塔周围层层搭架，直至塔顶，绑上回梯，把无数的白色布带挂在塔顶，垂落地面，名为“挂幡”，为荆轲招魂。春风一刮，缕缕白带环塔乱飞，给人一种肃穆悲壮的感觉。

此时，我站在塔下，有股内疚的感情袭上心头：来时我没有背两块砖，不能给塔基增补砖石。我也没有碰上“挂幡”的场面，假使这时正在“挂幡”，我要把内衣撕成长条挂上塔顶，以表达我对荆轲的敬仰之情。

塔下原来丰碑林立，如今仅存“古义士荆轲里”、“重修圣塔院记”等碑碣。从碑文看，塔下原有古寺，如今片瓦无存。清代碑文说：“寺与塔为山而设，为荆轲而设也”，故称“荆轲塔”。

碑文还说，历代骚人墨客来塔下凭吊荆轲时，多在圣塔寺休息和赋诗留言，可惜寺院湮没，诗词也失传很多。

不知陶渊明可曾来过这里没有，他一向被称为隐逸诗人，却写了《咏荆轲》一诗，对这位义士进行了热情的歌颂：“……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唐代诗人骆宾王是来过这里的，他写过一首《易水送别》诗，原文是“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我想，骆宾王来易水时，也许是住在圣塔寺吧。《千家诗》对他这首诗所作注文，对荆轲表示了极大敬意，说荆轲：“慷慨激烈，怒发冲冠，虽事不成，为秦所杀，而悲歌壮气，千载犹

生……其千秋英烈之气，犹可相见也。”

天将近午，我离开荆轲塔。这时，寒风凛冽，落叶纷飞，我不由得脱口而出：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是的，荆轲一去无还。但是他的爱国思想，他的抗暴精神将永存人间，并将永远成为鼓舞人们反抗暴虐的精神力量。